

海風周報 彙刊

海風社編輯

上海

泰東圖書局發行

1929

海風周報彙刊

全 十 七 期

實 價 六 角

海 風 周 報 社 編 輯

泰 東 圖 書 局 發 行

1 9 3 0

上海泰東圖書局

新

書

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問題

蒲烈哈諾夫著 成嵩譯 實價四角半

偉大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已成為世人所公認的不刊的真理了。本書為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蒲烈哈諾夫底傑作，內容簡明撮要，能給初學者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底具體方法與門徑；就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有研究的人們，也能使他對於以前研究的系統化，更能更進一步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深切地研究唯物論。

從猿到人

恩格斯著 成嵩譯 實價二角半

人的由來問題，是唯物史觀的研究者底當前的問題，也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所不願意了解的問題。自然唯物論者達爾文發現了“生物進化的法則”，推翻了一切資產階級學者關於這問題底神祕臆造。可是人類為何超出一切動物，我們還是沒有得着正確的答案。本書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用馬克思所發現的“人類歷史的法則”，對這問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更進一步的解答。

馬克斯國家發展過程

定價四角半

● 柯諾原著

國家這個組織形態，一般人對牠有種種不同的見解。本書係站在馬克斯主義的立場，把國家的成立，從原始社會生活狀態，順序的敘述以至其形成及其發展到現代國家的各過程。讀了本書可以對於國家的發生及其本質，得到一個正確的理解。未附恩格斯原著地域團體，是一篇非常之重要的參攷資料。

馬克斯家族發展過程

朱應^麟合譯

定價四角半

本書是柯諾氏根據馬克斯恩格斯摩爾根三氏對於原始家族的發生及其發展過程，根據了唯物史觀的論證，作詳細的說明——由原始游牧羣的“亂婚”經過血族間的“半羣婚制”而至一夫一妻制的現在。母系家長過渡到父系家長的經濟關係，誠為馬氏學說主要著作之一。

海風周報彙刊

總目錄

第一期

1. 山中(小說).....戴平萬
2. 理論與批評(論文).....林柏修
3. 在“黑暗中”(批評).....錢杏邨
4. 岳訶夫—蘇聯的雕刻家和理想(介紹).....敦夫
5. 革命後的俄羅斯文學名著(國外文壇消息).....魏克特

第二期

1. 一週間(小說).....魏克特譯
2. “花之寺”(批評).....錢杏邨
3. 理論與批評(論文).....林柏修譯
4. 長蛇(小說).....黃淺原
5. 國內文壇消息.....亞魯

第 三 期

1. “小雨點”(批評)……………錢杏邨
2. 理論與批評(論文)……………林柏修譯
3. 董老大(小說)……………楊邨人
4. 介紹魯迅先生的做人秘訣(什麼話)……………李白裕

第 四 期

1. 信(小說——新俄謝芙林娜作)！……………蔣光慈譯
2. Reed的生平及其著作(介紹)……………戴平萬
3. 失業者(小說——法國愛彌兒根凱爾作)……………建南譯
4. 讀了高爾基“我的童年”以後(批評)……………李鐵郎
5. 彌海爾溪亞(小說——波蘭勃頻斯基作)……………舒夷譯
6. 理論與批評(論文——高根教授著)……………林柏修譯
7. 被損害的靈魂(介紹)……………錢杏邨
8. 烏籠說漫話……………魏克特
9. 全世界左翼戰綫作家傳略(傳記)……………伯川譯
10. 日本普羅藝術展覽會出品二幀

第 五 期

1. 關於金子洋文(介紹)……………沈端先
2. 俄羅斯文學(批評)……………林柏修譯
3. 從故鄉帶來的消息(詩)……………蔣光慈
4. 理論與批評(論文)(完)……………林柏修譯
5. 讀過“女作家號”以後(批評)……………祝秀俠
6. 寫給一個朋友(詩)……………錢杏邨

第六七期合刊

1. 關於文藝批評的任務之論綱(論文)..... 林伯修譯
2. 徐志摩先生自畫像(批評)..... 錢杏邨
3. 茅盾的“一個女性”(批評)..... 祝秀俠
4. 致張資平君的公開信(通信)..... 蔣光慈
5. 致岳真先生一封公開信(通信)..... 錢杏邨
6. 薄 瘴(小說)..... 陳一燕

第八期

1. 最後的老爺(小說)..... 蔣光慈譯
2. 都市之夜(小說)..... 戴平萬
3. 薄瘴(小說)..... 陳一燕

第九期

1. 我們的文藝(介紹)..... 若 沁
2. 關於文藝批評(批評)..... 錢杏邨
3. 評陳勺水的有律現代詩(批評)..... 祝秀俠
4. 是“凜烈的海風”(詩)..... 馮憲章
5. 最後的老爺(小說)..... 蔣光慈譯

第十期

1. 普羅列塔利亞底內容與形式(論文)..... 林伯修譯
2. 我們的文藝(介紹)..... 若 沁
3. 關於顧仲起先生(通信)..... 錢杏邨
4. 送行曲(詩)..... 森 堡

第 十 一 期

1. 法國米爾波的“工女馬得蘭”(批評)……………祝 秀 俠
2. 藝術底內容與形式(論文——日本藏原惟人著)……………林伯修譯
3. 我們的文藝(介紹)……………若 沁
4. 蘇聯的藝術概觀(講演——日本秋田雨雀著)……………陳直夫譯
5. 進向那未來之邦(詩——瑞典 Spak 著)……………舒 夷 譯
6. 罷工後的第三天(詩)……………森 堡

第 十 二 期

1. 資本家的靈魂(小說)……………適 夷 譯
2. 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論文)……………林 伯 修
3. 我們的文藝(介紹)……………若 沁
4. 玻璃窗格的淚痕(小說)……………文 昭

第 十 三 期

1. 頂好聽的聲音(小說)……………建 南 譯
2. 波蘭音樂家門涅司克(介紹)……………魏 敦 夫
3. “一個女性”(批評)……………徐 傑
4. 關於高爾基(介紹)……………疑 今 譯
5. 露沙的短簡(通信)……………若 沁 譯
6. 玻璃窗格的淚痕(小說)……………文 昭

第 十 四 五 期 合 刊

1. 藝術之社會的基礎(論文)……………林伯修譯
2. 幻滅動搖的時代推動論(批判)……………錢 杏 邨
3. 在俱樂部中(小說)……………洪 靈 菲

4. 玻璃窗格的淚痕(小說).....文 昭
5. 在戰旗下(詩).....適 夷 譯

第 十 六 期

1. 英兒琪(小說——芬蘭 A, Kallas 作).....王 抗 夫
2. 獄囚(小說——俄國弗爾曼諾夫作).....華 希 理

第 十 七 期

1. 遺囑(詩).....森 堡
2. 藝術之社會的基礎(論文).....林伯修譯
3. 停電(戲劇).....鞏 子 譯
4. 結局(批評).....祝 秀 俠
5. 梅兒的母親(詩).....徐 殷 夫
6. 安得列夫與紅笑(批評).....錢 杏 邨
7. 遊移(小說).....馮 憲 章
8. 民衆的(詩).....梅 孤 峯
9. 茅盾與動搖(隨筆).....克 生
10. 租妻官司(戲劇).....楊 邨 人

海風周報

第一期

● 目 次 ●

- | | |
|------------------------|-----|
| 1. 山中(小說) | 戴平萬 |
| 2. 理論與批評(論文) | 林伯修 |
| 3. “在黑暗中”(批評) | 錢杏邨 |
| 4. 岳訶夫—蘇聯的雕刻家和理想家(介紹) | 敦 夫 |
| 5. 革命後的俄羅斯文學名著(國外文壇消息) | 魏克特 |

山 中

戴 平 萬

當我們聽見官兵要來抄鄉的消息，我們全村的人都躲到山上去過夜。那夜是怎樣的嫺靜迷茫而且優美。連一葉小草也在月下炫耀着夢的微光。可是風聲和蟲聲却和我們的心似的，又是那樣的急切，繁雜，在恐怖裏混着悲憤和高興。因為我們是這樣的多人，而且同在一樣的可怕的环境裏，同時逃在這山中，保着各人自己的性命；那是一種何等奇特的，熱鬧的避難的情景啊！

我們到山中大約兩點鐘之後，在棘叢旁，在山石後，在暗谷中，和在月下的山坡上的人們的談話聲都漸漸地低下來了。孩子們大約是入睡了，聽不到他們的哭聲。夜風只能夠吹送着一陣陣唧唧的低語，但沒有到山坡下的池邊已經消失了。我們聽不到甚麼驚人的槍聲和軍號，於是我們的驚魂定了下來，替代着倦人的夢魔。有些人呆望着近處的芭蕉園的幽光和戰顫着的黑影而打呵欠。

這時，那逃在山谷裏的婦人們驚叫起來，把我們嚇得一跳，膽小的元興老伯把頭埋在矮棘叢裏，讓那銳利的刺尖刺着耳朵，流血也不敢去拭一拭。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他自己有一塊園和一塊田。直至現在，他過着一種孤寂的生活。

“來了嗎？啊！”我們的心都這樣想着，各自藏躲起來。誰都不敢向誰說話，低垂着頭，靜聽着各人自己的藏在胸腔裏的受驚地跳蕩着的心。

“不是城裏的官兵啊！她們看見一條五彩的毒蛇呢！”像這樣的一種鎮定的

聲音，一個傳過一個，把各人的心又靜將下去。

五順的老婆抱着她的在哭喊着的孩子匆匆地走上山坡來。她同我們所說着這意外的事。

“我沒有睡得，我正擔心着永福的父親怎麼還沒有回來報消息，夜已經這樣深了。永福是睡着了，在我的懷裏，……啊啊！乖乖，睡呀睡呀，爸爸沒有來呢！……那時我想從那山脚的小路到田野探望去，噯呀！真是嚇死我呢，一條蛇蟠伏着在路中間，黑黑地好像一團牛糞！我初頭沒想到那是蛇啦！我剛要跨將過去啊！那要命的！牠立刻把頭抬了起來，敢抬有一尺多高，在噴噴地吐着怒氣！我一失驚便叫喊起來了！……啊啊！我的心肝呀！睡呀！睡呀！……三嫂還在怨罵我大驚小怪呢！啊！真是！……”她的像雀子一般輕快而且爽脆的聲音在靜寂的夜空中震蕩着。因為她的兒子的哭喊，她的聲音特別地提高。

“老天爺！誰要你來報告呢！你的聲音連城裏也聽得到了！啊！天呀！……請你安靜點呀！……”元興老伯一隻手在拭着他的被刺傷的耳朵的血珠，其他一隻做着阻止五順嫂的申訴的姿勢。

她，五順嫂，是個靈巧而且有材幹的女人，村裏誰家的老婦人都喜歡她若能够做她們的媳婦，誰家的青年人都喜歡她若能够做他們的妻子的。這時候，煩憂困服了她，一點能幹的表情都沒有了。在月光下，她的臉上微耀着深而且濕的淚痕。她的嘴唇是怎麼地慘白而且戰顫着。她怨恨地睥着元興老伯一下，便不說話了，呆呆地站着，凝望着在夜霧迷茫中的我們的村居，那裏充滿着我們的悲苦的反抗的聲音的。我們知道她是怎麼急切地盼望着她的丈夫五順，渴望着他的回歸啊！

五順是和阿牛祕密地到縣城裏通消息的。我們也一樣地在渴望着他回來。但是一個影子都沒有。我們可沒有想到他竟永遠地不會來了呢！

年青的昭駿還在那松樹根下和幾個同調的人在辱罵劣紳老三爺和城裏的官。他是一個熱烈的青年人，自事情發生到現在他總是主張鬥爭的。他用着過去的許多事情來證實他們的虛偽和貪濫，怎樣地榨取我們的利益。他們是我們的敵人。

“……你們記得麼？兩年前，有一次我們村裏來了兩個催軍餉的。因為那年的大水特別大，草也給淹沒了，那裏有錢給派軍餉？他們來了兩次，第三次他們便捉了人去！可記得麼？我們全村的人都恐怕起來，雖然心裏生氣。聽說還要來辦清鄉呢，說我們抗餉，有意反對政府！鬧個天翻地覆，雞犬不寧！後來可不是那老三爺到區裏和縣裏玩了一回把戲，才當的當，的借，賣的賣，軋出一些骨子裏的骨髓去還餉，還十足的！……”他說話時手腕總是交叉在他的突出的胸膛上面。

“是的，誰忘記了呢！那一次倒是老三爺辛苦了。”在昭駿旁邊的一個說

着，一面抽着旱烟。

“誰和你這樣說？誰和你這樣說呀！蠢貨！”昭駿勃然發怒，提高着嗓子叫將起來了。“那一次，他，那老貨物倒運了二成呢，捉人也是他教他們捉呢！你！蠢貨！你那裏知道！”

“是呀！那是他包辦的呢！他和官府連在一塊的！他還罵我們笨牛，不識世面……”其他一個也高着聲音喊着。他和昭駿的年紀差不多，他的眼睛在炯燦着，也不知道是怒火還是快樂的光。

“天呀！天呀！老天叫你們靜着呀！……”元興老伯自在呢喃着。可是他是一個沒有力量和威勢的老人了。

昭駿睨了那老人一眼，便繼續道：“他們當然是連成一氣了，現在不是可以證明麼？這樣的劣紳，我們不給他吃殺威棒！”他得意地笑起來。同時他的鷹一般銳利的眼光在炫耀着。

“給吃煞威棒麼？嘎！”元興老伯有點發怒了。十幾隻炯燦的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青年人都覺得他有點老而不死似的。

“你！老廢物！”

“你！死不了的！他把公共的魚池也自佔去了，公錢也吞了去了，我們干涉着他。他還說我們反了，已經是農匪了，真真豈有此理！……”昭駿說。

“而且他！”那一個和昭駿相似的青年農人插口道。“他辱罵我們，說我們不配和他講理！”

“那爲甚麼呢！爲甚麼呢！錢是我們公共的呀！”忽然一個帶怒的問。

“誰知道！你問他去！”

“我們就是因爲問他去，才有這一場的大禍呀！……啊！你看！那邊！火光，怕燒起來了！他媽的！燒好像是他們的惟一的法子！”

“在那兒？”

“那兒呀？”

“喲！這邊呢！”

“呸！見鬼！那兒是？不是電光嗎？”

在我們的頭頂的天空，是無雲，深藍，莫測高深的。半圓形的月亮，便浮在上面。但是在南邊的那躲在亂山後面的夜天，滿佈着許多黑而且死的雲塊，那樣的猶惡，呆蠢，而且互相擁擠着，爭扎着，好像下面有許多被壓不過的東西想衝破重圍，拼起來看一看這壯闊而且無垠的天空似的；那雖然在夜色裏，可是好像仍然蘊藏着光明和自由的喜樂的預兆。電光便在層雲裏炯燦着。牠炯燦着火速即消逝了，然而是不間斷的。所以我們的眼睛終于信托着牠是光，在黑的雲霧裏拼出來的電光。當牠炯燦着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看見那猶惡的雲也在搖動着，變幻着，直至我們不能相信牠們的樣式，而且像快要瓦解了。這樣的景色，我們是常見的，我們知道那是在告訴我們以明日定是一個炎熱的晴

天。

我們仍然不斷地談着這一次劣紳老三爺的通同縣長，解散我們的集會，把我們的負責人捉了去。老三爺畢竟是一個劣紳，反革命的狗！他頭想利用我們的團體，作他在縣城裏活動的羣衆力量，和我們很有聯絡；後來我們發覺他的虛偽，我們的團體的名譽幾乎給賣掉了，於是我們不理他，而且攻擊他。他已經老羞成怒了。我們又爲因公欺和他算賬，他便公然辱罵起我們來。激起了我們大衆的怒火，我們在他的家裏抄鬧了一陣。他連夜走進城裏去。這一次，他竟公然做出這樣惡毒的事情了，壓迫着我們，藉着縣裏的力量。而且說我們是匪類，運動官兵要到村裏來抄鄉，用着黑暗的勢力來壓迫我們，爲他自己復仇。無論他說我們是怎樣無理，但我們可是不承認的。全村裏只有他一個和他的兄弟姪兒來和我們作對，因爲我們不會和往昔一樣給他愚弄，欺騙了。我們全村的人都強橫無理，只有他才是正人，君子，紳士，高貴的人。如果公理和法律會保障他們，我們可不要那種公理和法律了。如果像他那樣才算是正人君子，那裏我們也不需要這個好聽的名字了。

“好聽的名字要做甚麼呢？我們只要切實的利益！我們的利益！”我們各個人都會這樣說的。……唉！像這樣的年頭，我們連生命都不知道怎樣養活呢！……

這時候，元興老伯和昭駿爭鬧起來了，因爲他不高興昭駿的抄鬧老三爺的家的得意的述說。

“你！你這……！甚麼事情都是你們幾個好事的少年氣盛的壞東西惹出來的！你！你還說嘴！……”元興老伯生氣地說。他的全身，連鬚和頭髮都在震顫着。

“你！老廢物！一點活氣都沒有，受慣了恥辱的生活！你！……”因爲他的高興被那老人阻住，昭駿也怒憤地罵起來了。

‘恥辱的生活’這句話，元興老伯太難受了。他何嘗願過着恥辱的生活呢？恥辱！我們誰不喜歡牠呢！我們甚麼事情都可以饒恕，只除了恥辱！但是，元興老伯有時不覺得甚麼才是恥辱，因爲他過去的幾十年，都是含垢忍辱，咽淚吞聲地生活着，在黑暗裏過慣了呢。可是他仍然十二分地不願意人們這樣地罵他，因爲他依舊有受盡苦楚的高潔而不屈的靈魂啊！

“你這不肖的孩子！真是無天無理！無天無理！我！我怎樣……？”他的聲音也震顫得利害，他真的發怒了。

“你！你又笨又老！……”昭駿的怒聲被我們阻止了，雖然他是不服氣，在一邊睜着怒眼。

我們一方面又努力地對這慈祥的老人解釋，暴露那老三爺的罪惡。

“老三爺是好人不是？”我們後來這樣問。我們知道只有提出問題才能教他的心明白過來。

“他！壞極了！”老人顫着他的深沉而有力的高聲。

“好罷！他有拼吞公款沒有？”

“誰知道？幾十年都沒有人敢和他算賬！”他又爽直地答。

“他拼吞了大半了！我們現在查出來了。我們便和他算呀！”

“是的，我們應該和他算呢！”老人首肯地說。

“他不給公開那數目，而且辱罵我們，說我們都是下賤的人，不配和他講理！於是有些人便鬧起來了。……”

“那便不成樣子了！”他有點不以為然了。

“但是，他解散我們的會，捉人，而且要來抄鄉了，可也成樣子麼？”

他低着頑固的頭，他沒有話說了。

然而五順和阿牛終於沒有來。我們又叫四五和豬屎兩個去。他們都是時常到城裏賣柴炭去，以前我們也有時叫他們去通信息的。

一頓飯的時間過去了，仍是沒有回來的人。我們都等得很焦急。

五順嫂却只管向昭駿問他的丈夫會不會回來。她的兒子永福已經熟睡了，溫暖而且甜蜜的鼾息和着她的憂愁的嘆聲。

“他們回來了！”忽然浮着一個快樂的呼喚。山谷也起了幽深的回響。

元興老伯好像無可奈何似的，長呼了一下。

阿牛和四五，豬屎都回來了。他們在路上碰見阿牛的。

也不讓自己的氣呼多一口，阿牛立刻對我們道：“噯呀！他媽的！幾乎不能看見你們了！我和五順在路上碰着一隊人，我們一看便知道是來抄我們的村的。我便躲在水溝裏，從刺榴叢隙窺望着。五順却藏在橄欖園裏。鬼才知道他爲甚麼放槍呢！於是他們分散了，搜查起來。我便趕快逃走了！……”

“那麼，牛叔叔，永福的爸爸呢？”五順嫂問。

“大概！……大概給捉去了，槍斃了……我想……媽的！……”阿牛坐下來，好像不願意似的答着。

“真的麼？真的麼？”元興老伯走過來，閃着驚異而憤怒的眼睛。

“鬼纔知道呢！”阿牛好像向誰出氣似的說。

許多人都包圍着阿牛爭問他那隊人的裝束和樣子。旱烟的氣味和女人的油香混雜着。

但是五順嫂已經哭成一團了。有些人在勸慰她，替她抱着孩子。

遠遠地三兩聲尖銳的槍聲。

“啊！開槍！”

“這是五響排的毛瑟！軍隊的槍聲！從前嘗當過兵的阿雞，好像要誇他的學識，悄悄地說。

我們都靜默着，向着我們的田舍貯望去；各人的眼睛都睜得圓而且大，口也一樣地開着。

有幾個小孩驟然地哭喊起來。隱隱地聽見狗的狂吠聲，聲音那樣的長而且銳，幾乎像在啼哭了！

我們可不能够想像着，在村裏守門的老婦人是怎樣地驚心啊！……

“啊！火光！”

“真的燒起來了！他媽的！”

“由你們燒罷！燒不了我們的生命的！”

“呀！真是！……”

我們一面望着紅色的烟和顫動着的火光，一面在咒罵着。我們幾乎狂喊起來，痛心地，憤怒地狂喊起來！

婦人們都在哭泣着，好像除了哭泣之外，絕對沒有慰安的方法了。唉！

……

但是，有些人流着淚地望遠，口裏呢喃道：

“天理呀！良心呀！……”

“甚麼天理良心！都沒有了！沒有了！我活了幾十歲！現在才碰到這樣兇惡的年頭！我！我再沒有看見第二次了！”元興老伯傷心而且憤怒，來去地走着，跳着，好像一隻發了性的老公雞。

我們悲慘地，憐憫地看他一眼。昭駿却發出極難堪的狂笑的聲音，我們幾乎不明白他是在笑着還是在哭着。

同時，五順嫂已經發昏去了。女人們一面哭泣一面救，有時雜着一些無效果的詛咒。

“同志們！兄弟們！我們忍受够了！忍受够了！我們現在甚麼都沒有了。我們有的是生命和爭鬥！……”昭駿站在一塊大石上，這樣地這樣地狂喊着。

我們的心都隨着他的聲浪而顫動起來了。

“我們……我們！……一定要！……要打倒他們！那些反革命的狗！……”元興老伯舉起了他的戰抖着的，多筋而粗大的手臂，顫着聲音高喊着。

我們都跟着呼喊起來了。我們的嘈雜的，憤怒的，反抗的聲音，充滿着山谷和各個巖穴的空隙。

南邊的天空仍在猛烈地閃着電光。……

從此我們都獻身在最前線的戰陣中了。……

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二八。

理 論 與 批 評

——無產階級文學論末章——

蘇俄高根教授著

林伯修譯

(一)

無產階級文學底概觀，如不引用我們底評論界對於這種文學底意見，——最少其主要的東西——底不能成爲完全的東西。無產階級不但使自己底詩人及小說家前進，而且對於文學的理論底發達也給與了強烈的衝動了。但是直到今日，甚至我們底大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乃至文學底存在還沒有確乎不拔的定見。因這種關係，討論無產階級的文學者，分爲二個反對的陣營。不消說，在這互相反目的兩者之間還有占着中間陣地的許多評論家。

托洛茨基和瓦浪斯基底顯著的擁護者方面底見解，可以總括爲：無產階級底歷史的使命是爭鬥的事。即歸着于無產階級底使命在于準備爲創造沒有階級的社會底鬭爭；其次無產階級底專政期是短促的鬥爭期，因而在這短期間期待着特殊的無產階級文化底創設是困難的，並且也沒有勉強期望牠底必要；最後伴着共產主義的制度底確立，人類底歷史將見從來未曾知道的新的共產主義文化和新的藝術底隆盛。他一見解（瓦進，列伯得夫，波利安斯基，烈烈威支，羅得夫，台明，培特尼，『拿破士特』一派，培賽勉斯基及其他所代表的『年青的親衛隊』及邁斯基）却反對托洛茨基而主張着，無產階級在今日的鬥爭過程不可不建設自己底新的文化，而且事實上無產階級，不消說已有牠底哲學的及經濟的體系，及爲他們所創造，所堅固地接踵而成爲新的文化底萌芽的幾多新的生活樣式，並且也已經有新的文學。最後有立在中間的見他的許多文學者（盧那奢爾斯基，在某種意味布哈林也是）。因而關於這個問題底論爭，帶來了豐富的結果了。所以我們在本書（無產階級文學論）底結論，認爲有把無疑地注進新的光明于社會的環境和藝術的創造底關係底主要的意見在這裏介紹一下底必要。

托洛茨基在其所著『文學與革命』中底一章『無產階級文學』給與第一個見解以最光輝的深刻的論據了。這裏試引用牠一節。

『各個支配階級創造自己的文化，因而又創造自己的藝術。依據歷史所告訴，有東方及古典的古代底奴隸制度的文化，歐羅巴中世紀時代底封建的文化，及今日在漸次征服着世界底資產階級的文化。那麼，無產階級也不可創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藝術這個問題就自然要發生了。』

但是，問題不是像一見那麼樣單純的東西。奴隸所有者握了支配權的社會，存續了幾個世紀之久。封建制度也是同樣。資產階級的文化，就只從牠公然而且急激地發現了的時代即文藝復興期算起，也保有五世紀間底存在，加之牠達到全盛的時期是不會比十九世紀更早，正確點說就在十九世紀底後半期，以支配階級爲中心的新文化底構成如歷史所證明是需要許多歲月，在階級底政治的沒落之前底時代才達到完成之域的。

直接了當地說，無產階級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創造無產階級的文化麼？和奴隸所有者，封建領主，資產階級底制度相異，無產階級在牠底專政看做短促的

過渡時期。我們每在責備對於『向社會主義底轉換』太樂觀的見解底時候，以爲亘于全世界的社會革命底時期，不是幾個月，怕要繼續到數年或十年。要之，是要數十年的。但不是百年，而且也不是千年。無產階級在這個期間內果能够創造新的文化麼？在這一點生起疑念的，從社會革命時期是一個殘忍的階級鬥爭底時代，其間破壞要比新的建設占着更的地位這件事說來，也是極其當然的。無論怎樣，無產階級自身底主要的精力是要傾注于政權底獲得和爲保其存在與將來底鬥爭上勢難猶豫的必要而維持確立，適用其政權。但是，無產階級到達自己底階級的本質底最高底緊張和其整個的發現的，結果也在把計畫的文化的建設底可能性這樣地引入狹隘的範圍的這個革命時代。反之，新的制度越發充分地被保證着脫離政治及軍事的動亂，又文化的創造底要件越發有利，則無產階級，便越發脫去其階級的特質即廢止其爲無產階級，而溶解于社會主義的共存之中。換句話說，在專政時代關於新文化底建設即偉大的歷史的範圍底建設事業是連想都沒有想及的。不但這樣，在專政底鐵似的壓迫底必要消滅的時候該到來的在過去不見比類的文化的建設，早已沒有階級的性質。從這一點看來，可以總結說無產階級的文化不但現在不存在，即將來也不會存在的。關於這個，絲毫沒有可惜的理由。無產階級之所以掌握政權，爲的是要永久地絕滅階級文化，而開拓着到人類文化底進路。我們往往容易忘記了這件事。……

文化是全社會，或至少代表着其支配階級底知識和能力底有機的綜合。文化是把握而且網羅人類的創造底全領域，而給與牠統一和體系的東西。個人的成就，是在這水準之上漸漸升高而漸次使牠向上的東西。

這樣的有機的關係在現在我們底無產階級的詩歌和整個的勞動階級底文化的創造之間果存在着麼？不存在，不消說是顯明的。各個勞動者及團體，被併合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所創造的藝術，現在十分折衷地利用着牠底技術。但是，這不是爲着表現自己底無產階級的內面世界底緣故麼？不幸成爲問題的是。那不是這樣。在無產階級詩人底創造，只靠藝術和整個的文化底發達底深的關係所與的有機性是不够的。那雖是天分豐富的，或天才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作品，但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但是，那不是其源泉之一麼？

不消說在現代作家底作品中可以看見許多底種子，萌芽及源泉。遙遠的將來底細心的子孫會從這些引出向着未來底文化底種種的流派底線索吧。恰如現代底藝術史家從教會底禮拜劇向易卜生底戲劇，或從僧侶底繪圖向印象派及立體派追跡各個底徑路一樣。在藝術底經濟學，如在自然底經濟學一樣，什麼東西也不失掉，一切和一切被結合着。但是成于無產階級出身底詩人之手的現在底藝術，還遠遠不到依着『將來底社會主義的文化底要件底準備行程——即大衆底振興行程——所應該走的』計畫而發展着的地方。

杜保夫斯基 (Dubovsky) 在其論文攻擊無產階級詩人底配體，招了他們猛烈的反抗。在那論文之中，依我看來，雖也有可疑的思想，但表明着許多真理。

那雖刻毒一些，但在根本上却是無可辯駁的真理。杜保夫斯基底結論是：無產階級的詩歌不在『鍛冶廠』之中，而在于無名的作家所寫的工廠底壁報之中。

在這個結論之中，也還有正確的思想，雖然被逆理地表明着。如果用這種論法來說，可以說無產階級的沙士比亞及歌德現在尚在什麼地方裸着足跑向初等小學去上課呢。無疑地工廠詩人底藝術，在關聯着勞動大衆底生活，風習及利害的意味上是非常地有機的。但是這仍然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只是把無產階級的文化底向上底分子的行程表現于文學吧了。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一樣，這不是可以同一視的東西。勞動通信員，地方詩人及譴責者遂行着偉大的文化事業，同時在把土地弄得柔軟，以爲將來底播種底準備。但是有全價值的文化的藝術的收穫，恐怕——幸而！——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吧。

普列特涅夫 (Pletnev) 在論『無產階級詩歌方法』底有趣的論文裏提倡着這樣的思想，即無產階級詩人底作品，不拘其藝術的重量如何，已因爲牠與其階級生活底聯絡而有意義。而普列特涅夫頗以自信指示着在無產階級底詩的創造底範圍的作品，表現着隨伴無產階級的生活和爭鬭底一般的進行之勞動詩人底氣分底變化。普列特涅夫以此力說，無產階級詩底作品——雖非全部但其多數是有意義的文化的記錄。但是，這還不是意味着牠們是藝術的記錄。『如果說這些詩是薄弱的，舊式的，無識的，就是那樣也好，』普列特涅夫批評着一個從祈禱底氣分升至革命的鬥爭氣分的勞動詩人說，『但是，因此，不是以認識無產階級詩人底生長底過程麼？不消說，就是薄弱的詩，就是沒有彩色的詩，甚至于無識的詩，都能够現示詩人和階級底政治的生長底過程，而且也能够有無限的文化的表徵的意義。』但是薄弱的詩，尤其是無識的詩是不成爲無產階級的詩。爲什麼呢，因爲牠們概不成爲詩底緣故。尤其有趣的是，普列特涅夫把勞動詩人底政治的發展看做和階級底革命的生長並行而研究之，同時公平地觀察着最近，尤其是從新經濟政策實施當初以來，無產階級的作家開始離開階級的事。同時有了對於形式的問題和小市民性底傾向的『無產階級的詩底危機』，依着普列特涅夫底說明，是由于詩人底政治的教養底不十分和黨對於我們底注意底不周到，其結果，詩人們『經不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底大壓迫而屈服，而且現在還在屈服着，但是，這個說明，顯然是不充分的。所謂我國（俄羅斯——譯者）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底大壓迫存在着，是什麼用意呢？沒有誇張底必要。黨是否能够爲無產階級的詩比今日所盡過的着更多力的呢，我們不想來爭論這個。但是，只以這個是沒有論透無產階級詩這種東西欠缺抵抗力這個問題。那恰如無產階級詩底不充分的力不爲熱烈的『階級的』表情（如『鍛冶廠』底宣言底樣式）所補償的一樣。問題底本質，在于革命前期及革命初期底無產階級詩人對於其詩的作品，不是以對於有一定底法則的藝術底態度，而把藝術看作所說悲苦的運命表現自己底革命的氣分的一個方法。無產階級詩人們接近作爲藝術及技術底詩歌只在這數年，就是從緊張的同胞戰鬭靜以來底事。在那裏無產階級知道在藝術底